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下)

K837.127/11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

下 册

〔美〕舍伍德著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5142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775142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

下 册

〔美〕舍伍德著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11/2印张 520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800册
统一书号：11017·484 定价：2.00元

下 册 目 录

第三部 1942 年——回旋余地

第二十章	阿卡迪亚会议	3
第二十一章	对维希的政策	51
第二十二章	灾难之冬	64
第二十三章	进攻的决定	100
第二十四章	莫洛托夫来访	131
第二十五章	决定改变了	177
第二十六章	转折点	217

第四部 1943 年——第二战场

第二十七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283
第二十八章	政治成分	324
第二十九章	“三叉戟”和“四分仪”	360
第三十章	开罗、德黑兰和“霸王”行动	401

第五部 1944 年和 1945 年——胜利和逝世

第三十一章	第四任	457
第三十二章	分歧的开始	487
第三十三章	雅尔塔会议	510
第三十四章	头痛得要命	532
第三十五章	最后的使命	547

第三十六章 结论	590
作战行动的代号名称	613
附注	615
索引	649
译后记	681

第 三 部

1942年——回旋乏地



第二十章 阿卡迪亚会议

439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晚上，怀南特和哈里曼两人正在契克斯同丘吉尔一起用膳。饭桌上放着霍普金斯赠给首相的价值十五美元的美国收音机，里面传出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员用慎重而不带感情的语调宣布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按照怀南特的说法，丘吉尔马上从位子上跳起来，要打电话指示外交部立刻办理对日宣战的立法手续——并象他曾经保证是可靠的那样。丘吉尔认为那是“连迟一分钟都不行的”。但是有人说服他不能光靠一则新闻广播来宣战，哪怕它是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怀南特建议首相打电话请白宫证实这件事（这就是霍普金斯在12月7日晚上写的笔记中所提到的那次通话）。罗斯福马上同意丘吉尔尽快带他的三军参谋长到华盛顿来。接着，丘吉尔又同安东尼·艾登通电话。艾登当时正在因弗戈登，就要乘坐巡洋舰到莫斯科去执行任务了。

当艾登听到珍珠港事变和丘吉尔即将去华盛顿的消息时，他感觉应当取消自己的莫斯科之行。理由是：首相和外相不应同时离开联合王国。实际上，丘吉尔无权象美国总统指挥国务卿那样，命令艾登出发还是留下来。因为艾登本人也是直接对英皇负责的。但是丘吉尔说服他：现在美国既是交战国，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判时，说起话来就更加有力得多了，尤其是前一天怀南特转来的赫尔的海底电报更可作为根据。于是，艾登就出发了。

美国参战的最直接影响之一，就是陆军部下令美国各港口已440
经装船的全部租借物资暂停离港，就是说，冻结原来拨给中东的极重要的物资，可能转拨给太平洋方面。英国人担心现在美国的战

略思想可能有急剧的转变——可能放弃先前同意的“首先对付德国”的策略，而把全部力量集中用来对付日本。

12月11日，哈里曼打电报通知霍普金斯说：比弗布鲁克要在当天下午5时左右打电话给他，讨论一件令人大大不安的事：原定很快就要开往中东的三十艘船现在被这一道命令卡住了。哈里曼恳请霍普金斯用同情的态度来考虑比弗布鲁克关于放行这些船只的请求。

霍普金斯曾经多次隔着大西洋和人通电话，但他的谈话内容被誊录下来的并不多，其中之一就是下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特别重要，但足以说明他为人之爽直，并可看出当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听到霍普金斯几句简赅的保证后，他们的确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对装运租借物资的担忧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下面是两方对话的全部纪录：

比弗布鲁克：哈里，是你吗？

霍普金斯：是啊。

比弗布鲁克：你接到艾夫里尔给你的电报吗？你能够在这方面帮忙吗？

霍普金斯：我保证能够帮你们的忙。

比弗布鲁克：那好极了。

霍普金斯：而且要在极为重要的方面帮你们的忙。我不提细节了，但是形势鼓舞人心。今晚我要找莫里斯·威尔逊和埃德·泰勒谈谈。

比弗布鲁克：那真太好了，谢谢你。

霍普金斯：安心吧。

比弗布鲁克：妙极了。

霍普金斯：为了真正给希特勒一点苦头吃，我们毫无疑问要

大大增加我们的数量。

比弗布鲁克：我听不清楚啊。

霍普金斯：我们要干得比以前漂亮得多。

（讲到这里电话忽然不通，不久又恢复了正常。）

霍普金斯：喂，马克斯^①。

比弗布鲁克：是啊，哈里。

霍普金斯：我要讲的是，我们要干得比你我从前所想过的还要漂亮得多。是要漂亮得多。

比弗布鲁克：那好极了。

霍普金斯：如果希特勒认为他可以发动一场战争，然后可以高枕无忧，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比弗布鲁克：很好，现在我请艾夫里尔^②同你通话。

霍普金斯：喂，艾夫，现在这里的一切都很好。

哈里曼：好极了。

霍普金斯：不必担心。

441

哈里曼：我们根本就不担心。

霍普金斯：从长远来说，而且为时并不久，事情就会变得对于你们那里更为有利。他们确实又犯了一次错误。别担心。

哈里曼：我希望每隔几天就能和你通话一次。

霍普金斯：这里的情况你们可以设想得到，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事情松下来的。

哈里曼：好，再见。

霍普金斯：再见，艾夫。

白宫和伦敦之间的通话经常象这次一样索然乏味，不管人家

① 比弗布鲁克的名字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昵称。——译者

② 艾夫里尔是哈里曼的名字，艾夫是艾夫里尔的昵称。——译者

说装有保密器的电话机多么可靠，通话的人总是对自己所说的话格外小心，结果凡是真正重要的信息都不在电话里传，而是留在海底电报里表达。那末人们会问：为什么又这样经常地使用电话呢？问题很容易回答，既然是人，谁不愿意尝尝隔着三千英里战火弥漫的重洋而互相通话的惊险滋味呢！

就在12月11日那一天，哈里曼的第一封电报还没有到达，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的消息就传来了。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记道：里宾特罗甫对“日本袭击美国洋洋得意，事实上他快乐得使我不得不向他庆贺，虽然我对事情是否有利不很有把握。”齐亚诺又说：“墨索里尼也高兴”，意大利国王也“表示满意”。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对他的幕僚说：美国兵不过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家伙，他们顶不住一次危机，他们一点理想都没有”。

珍珠港事变发生的那一天，有人曾敦促罗斯福在他致国会要求对日本宣战的咨文中提一提德国和意大利，他拒绝了。他要等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向美国宣战。他知道通过“魔术”的特殊工序截获并破译了11月29日自柏林发往东京的一封海底电报，其中保证说：如果日本“同美国发生战争，德国当然马上参加作战”。

当时看起来，德、意的宣战又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行为”；当然，纳粹党人和法西斯党人从道义上说难以推却对日本的诺言，但是他们一向很少表示过愿意让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考虑来影响他们对自我利益的看法。或许现在希特勒完全失去理智，歇斯底里地急于同各方面的力量作战；也许他对多年来同罗斯福不断442进行的心理战已经感到厌倦了，因而巴不得能有个借口来抛弃他原本明智的决定，即等到收拾了英、俄之后再同美国作战。总之，他帮助日本替罗斯福解决了最伤脑筋的问题。

丘吉尔和英国人民对事态这样的发展当然喜形于色，但是他们没有高兴多久。“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亚海岸附近

被击沉，香港很快被日本占领，这些不过是使英帝国在亚洲丢尽颜面的一系列不可补偿的打击中的第一拳而已。

丘吉尔和他的随员在12月22日到达华盛顿，参加代号叫做“阿卡迪亚”的一系列会议。他被安置在白宫大厅旁边的一间大卧室里，同霍普金斯的房间隔厅相对。两人互相访问的时候，还要在大堆大堆的圣诞节礼品中间找路走。白宫的这个二楼大厅起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一向清静无人光顾的地方，现在却成为英帝国的指挥部。各种显要人物和文武官员挟着老式的红色送文袋匆匆忙忙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使英国的官员真显得官气十足。白宫的办事人员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愕、迷惑。而英方人员则对这里的平静气氛，对总统周围给人的那种似乎超然的感觉，以及对那不可理解的事实——有时整座白宫当值的军事人员只是一个神经紧张的海军少尉——就更感到意想不到了。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警卫人员数目来看，双方的对比就更为鲜明，但在这方面倒是美国人显得突出了。英国人对于暗杀的可能性远没有那样重视。

在丘吉尔停留期间，白宫的膳食总是较平时好，当然酒的供应也更充足。丘吉尔知道罗斯福有早眠的习惯，所以总是在适可的时候装着要告辞的样子，但是罗斯福知道他这位不知疲倦的客人和霍普金斯会继续扯下去，而自己又不愿意错过任何谈话的内容，所以也比平时睡得晚。他们从清早一直谈到深夜，涉及的内容不但包括整个世界，还有许多世界历史情况。丘吉尔是罗斯福喜欢听他们讲话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而罗斯福的话丘吉尔也同样喜欢听。

霍普金斯曾多次对人讲过，有一次总统的轮椅正被推进客人的房门，丘吉尔从浴室跑出来，一丝不挂，身上还发出浴后的红润亮光。罗斯福赶忙道歉并装作要走的样子，但丘吉尔解释说，这没有什么要紧：“大不列颠的首相对合众国的总统是什么也都不隐瞒

的。”

我问过丘吉尔到底这是否事实。他坚决地回答说这是胡说八道——他从来没有在接见总统时身上不起码围上一条浴巾。而且
443 他说：“我决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即便有人说了，总统本人也清楚这完全不是事实。”

丘吉尔是以英王首席大臣的身份而住入白宫的，但是他念念不忘自己还是个对于灿烂的往事深有感受的历史行家。他以有所请教的样子看着历任总统的画像，当然他们对他们之中的重要人物的认识决不只限于熟悉面孔。他回到伦敦之后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我必须离开你们，遗憾之至，而且更有壁上画中诸公所难以尽言者，我在你们那里的光阴真是一刻也没有虚度。”

在往年，白宫每逢圣诞节总是童稚成群，但今年只剩下黛安娜·霍普金斯一个了。总统的几个儿子都在军中服务，他们的家庭分散各地。总统的女儿安娜则在西雅图。然而有了罗斯福这样一对热心肠又喜欢旧传统（尽管表面上正好相反）的夫妇，节日的气氛总不会低落。圣诞前夜，丘吉尔参加了罗斯福在白宫草坪上点燃圣诞树的仪式。他们各自发表简短的演说。罗斯福用“为自由而奋斗的同事们”作为开始，然而介绍丘吉尔时用“我的伙伴，我的老相识和好朋友”。首相开始讲话时说：“从事自由事业的同事们，我能够在我的杰出朋友——总统用来把美国家家户户联成一体、由圣诞的友爱和仁慈所组成的项圈上增添一个小链而感到非常荣幸。”在这种数百年相沿而成为一定格式的圣诞献词中，这两位政治家在提到他们的利益一致之余，也还突出强调了他们文学风格的不同。他们的广播词给了美国人民以及时的激励。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的极端严重性已经明显，威克岛的英勇抵抗已经以投降结束，马尼拉的厄运好象已经不可挽回了。

圣诞节那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了在铸工卫理公会礼拜

堂里举行的一次各教派联合礼拜仪式。F·B·哈里斯牧师为总统和首相祈祷。他为首相祈祷时说：“由于上帝您有力的援助，他得以继续领导他的英勇人民，不怕流血、流汗、流泪，去建造一个新世界，使善良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共同生活，而无人敢于打扰和制造恐惧。”会众歌唱《啊，小小的伯利恒镇》，里面有下列几行：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于你一身。

圣诞节后一天，丘吉尔到国会山向两院联席会议致辞，这是他 444
生平所作的最伟大演说之一。尽管听众的心情再没有比这次更难以捉摸的了，但丘吉尔却能应付裕如。霍普金斯本来有些担心到底这些参议员、众议员会给丘吉尔什么样的接待。但当丘吉尔说到“我不禁想起：如果我的父亲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而我的母亲不是美国人^①而是英国人，那我大有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成为国会议员”，这时，两党议员同样哄堂大笑并报以雷动的欢声。霍普金斯听到这里，疑虑一扫而空。几天后，丘吉尔到渥太华对加拿大的议会两院又作了一次伟大的演说。他洋洋得意提到的“真了不起的小鸡，好硬的脖子啊”这句话^②，是针对韦冈在法国即将投降的前夕所作的的不祥的预言而发的。

① 丘吉尔的母亲本来是美国人。——译者

② 1941年12月30日丘吉尔在对加拿大议会参众两院讲话时，曾说：“……当我警告他们（法国人），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行动英国都会独自打下去时，他们的将领告诉他们的总理和他的意见分歧的内阁说：一个星期之内，英国的脖子将被人拧下来，就象拧小鸡那样容易。真了不起的小鸡，好硬的脖子啊！”——译者

当时罗斯福正在准备他1942年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他的有些亲信开始担心丘吉尔的辞令会带给罗斯福什么样的竞争。史蒂夫·厄尔利尤其为之费尽心机。出于他对首长的赤胆忠诚，唯恐他的威望受到损失，厄尔利经常把总统的广播听众的人数升降情况列成图表进行比较；他不愿意在罗斯福垄断了这么久的领域里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人物出现。现在，总统的冠军地位好象危在旦夕了。然而，罗斯福本人处之泰然。他看到朋友们替他操心，感到很有趣。他并不想同丘吉尔比较词藻的渊博。事实上，他不断向另一极端努力，想法找出最简短而又能明显地表达意思的方法。但他设法保证他在1942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能成为他平生最出色的演说之一；其中所提的整个美国战时纲领的措辞使得敌友两方都不可能有任何误解之处。在国会山致辞之前，他先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朗读给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听，事后他对人说：“很成功。”

丘吉尔本来计划在白宫只逗留一周，然后在加拿大花上两天，预定1月1日动身回英国。可是原定的那一周只过了一大半，计划就修改了。结果丘吉尔直到1月14日晚上才动身回国。在这一段时间里，从12月29日到1月1日，他去了加拿大，从1月5日到1月11日，他到佛罗里达去旅行。这是自从1939年战争爆发以来他第一次在温暖阳光之下度过的假日。丘吉尔在白宫的十四天中，除一天外，天天都同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一起进午、晚餐。大多数的主要问题都是在午餐时研究解决的。所以当总统和首相参加正式会议时，他们往往是意见已经统一了。在白宫至少开过八
445 次主要会议，参加者为总统、首相、海军和陆军部长、比弗布鲁克、霍普金斯以及英美双方的三军参谋长。在联邦储备大楼开了十二次双方三军参谋长单独参加的会议。开会期中圣诞节那一天也许最为忙碌。不象大西洋会议那样，阿卡迪亚会议是有议程的，而且

这议程自始至终执行得非常准确成功。议程的第一项就是“联合战略的根本依据”这个大题目。档案表明，在海军的戈姆利将军、陆军的埃蒙斯将军和斯特朗将军在1940年8月不列颠战争期间到达英国时，这方面的讨论就已开始了；接下去的冬天，又在华盛顿的秘密参谋会议中继续进行下去。虽然联合战略当时已经决定，但它是“以条件、原因和时间”各种因素为前提的纯粹尝试性质的产物。当英国代表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时，他们担心太平洋的非常事件很有可能使华盛顿完全改变它的战略思想，从而提出由美国全力对付日本，而让英、俄对付欧洲的德国敌人的计划。的确，当时孤立主义报刊一直在大喊大叫，他们闹个不休的正是为了这种目的。不过英国人的顾虑很快就消除了。当双方的三军参谋长聚会时，马歇尔上将和斯塔克海军上将马上提出下面两段意见作为一切计划的依据：

1、在1941年2月A—B〔美、英两国的简称〕参谋交谈中，双方同意德国是举足重轻的轴心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大西洋和欧洲是决定性的战场。

2、2月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尽管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看法仍然是：德国还是主要敌人，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

事实上，正是在珍珠港事变那一天，马歇尔和斯塔克把根据经历许多月的英、美参谋会议的成果而制定的各项作战计划（“虹”第五号等）付诸实施了，这些计划就是把对德作战摆在优先地位的。上述的两段就是美方对英方提议的修订稿。英方的提议是在丘吉尔和英国三军首脑前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途中，从他们的座舰上用无线电发往华盛顿的。在丘吉尔到达白宫的前一天，包括上述

两段内容在内的陆海军联合会的报告送交了罗斯福。

有的人，特别是麦克阿瑟上将属下的一些军官指责说：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是被丘吉尔用甜言蜜语哄骗、引诱而接受了
446 先打德国的政策的；当时总统本应集中全力去对付美国的真正敌人——日本的。但这种设想把丘吉尔抬得太高，而把马歇尔、斯塔克以及其它美国参谋规划人员贬得太低；在这些参谋规划人员中，也包括刚刚从暂时上校级提升到暂时准将级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先打德国的原则是严格根据军事观点而制定的。它假设——而从结果来看似乎是正确的——德国在生产能力和科学天才方面都比日本的潜力大得多。如果让它利用欧洲的僵持局面再发展数年，将来即便还有可能战胜它，那也是难上加难了。

就事实来看，丘吉尔很快就知道，如果他想影响美国的战略思想——这一点他时常做到——他就得同陆、海军将领们进行辩论。因为罗斯福尊重自己三军参谋长的判断：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仅有两次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也可以说，只有过一次，那就是1943年12月在开罗的那一次），尽管参谋长之间有好几次看法不能完全一致时，总统必须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就两个观点中作出裁决。美国人的看法是，丘吉尔对自己三军首领的控制要比罗斯福紧得多。

总统和首相都把同盟国的大联合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这是德、意、日三国显然望尘莫及的，不管它们吹嘘法西斯国家是如何的团结一致。他们虽然组成了自己的轴心，但无法通力合作，也不能象同盟国间的联盟那样团结一体，直到完全胜利。

到圣诞节前夜，罗斯福拟好一份“合作国”宣言，丘吉尔也另拟了一份。两份稿的意思汇总起来后，用海底电报发往伦敦征求意见。

圣诞节当天，他们收到掌玺大臣艾德礼发来的一封海底电报，转达战时内阁对所拟文稿的意见。内阁显然对该项文告感到非常